几味寻常药 一张朴素方

——铜山区中医院“经方惠民”背后的医者仁心

文/本报记者 晏飞 通讯员 宗淑华
图/本报记者 秦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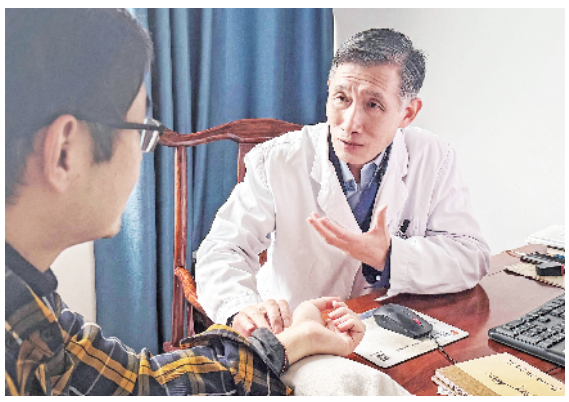
几味寻常药，未必不能祛除沉疴；一张朴素方，亦可照见医者仁心。

在铜山区中医院名医堂，一位被咳嗽折磨了3个多月的患者愣在缴费窗口前。他反复确认了两遍，又低头看手里的处方，上面只有4味药：麻黄、杏仁、薏苡仁、甘草。再看看账单，十多天的药量，总共不到一百块钱。

“是不是抓漏了？”取药后，他把纸袋翻来覆去地看，“我跑了三家医院，消炎药、止咳糖浆吃了一堆都没好，到这儿就给我这么几味药？”

给他开方的主任中医师杨杰没有多解释，只叮嘱他按时服药、忌油腻。10天后，患者来复诊续方，咳嗽明显减轻，嗓子里那股“不清爽”的劲儿没了。他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杨主任，我那天还怀疑您开错药了。”

这样的场景，在杨杰的诊室里并不新鲜。药味少、价格低、见效快，这三样凑在一起，恰恰是“经方”最朴素的样子，也是铜山区中医院这些年一直在推的一件事：经方惠民。



为患者把脉。



医院文化墙。

“几味药”的分量：小方里藏着大医道

什么是经方？在杨杰看来，得先把“家底”说清楚。

“经方的源头是东汉的张仲景。”杨杰说，经方最直观的特点就是药味不多，常见三五味、十味左右，十五味以上就算大方了。用药多为常见草药，价格自然不高。

但药少不等于简单。“经方不是把一堆药放在一起，它讲究君臣佐使、剂量大小和配伍结构，有很经典的架构。就像盖房子要有结构，不能随便把钢筋水泥搅和在一起。”杨杰说。

他给那位久咳患者开的麻杏薏甘汤，只有四味药。麻黄、杏仁、甘草是三拗汤，加一味薏苡仁，化湿的力道就出来了。“很多人治咳嗽，只盯着抗生素、消炎、化痰、止咳，没注意‘湿’这一块。受寒受湿以后，湿没退掉，咳嗽就拖上一两个月不好，嗓子里不利索。”杨杰说，这类病人至少占门诊咳嗽患者的三分之一。肺有通调水道的功能，不加化湿药，湿去不掉；加上，问题就解决了。

桂枝汤是《伤寒论》第一方，五味药：桂枝、芍药、甘草、生姜、大枣。曾经有一位中风后正在康复中的老太太突然感冒，出汗、怕冷、浑身不舒服，杨杰给她开了桂枝汤三服。“她后来说，喝了就好了。”杨杰说，“那几味药特别便宜。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那时我对中医还没有多大信心，但确实感到这个东西好。”

经方成了杨杰手里最趁手的“工具”。痛经、四肢冰凉、冬天手脚像冰棍的年轻女性，他用当归四逆汤，方子从桂枝汤化出，加当归、细辛、通草，祛寒通络；更年期前后月经紊乱、气色差、睡不好的，他用温经汤，温通气血，把体内环境调顺；还有那些胸闷、心慌、气短、嗓子不利索、睡不安稳，做检查却查不出大问题的，他常用温胆汤，十味药不到，能解决不少拖了多年的老毛病。

“临床上有些简单小方，药味少，价格自然不高，但能解决问题。小方是大方的基础，小方弄好了，才能盖普通房子；小方都弄不好，直接盖几十层楼，能稳当吗？敢住吗？”杨杰说。

守正为先：先把古人的路走稳

在杨杰的诊室里，“守正创新”不是一句挂在墙上的话，而是走路的次序。

“中医一定要先把传承做好。古人的东西要理解、要真正掌握，然后才能谈创新。不能还没学会走就想跑，那样一定跑不好。”他说得直白，“如果继承不好就直接发扬，永远做不好。”

有人嘲笑读一两千年前的老书，说里面的科技知识含量不如现在。杨杰不这么看：“现代科技知识含量确实更高，但古书里的思维方法很重要。那是古人观察自然、社会、人体和整个世界变化，经过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规律。古人可能一辈子就写一篇东西，那种东西很可贵。”

这份“守正”的自觉，也来自他的师承。杨杰师从中医经方大家、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黄煌教授。他对经方体质的诊断和调理尤有心得，同样是感冒，体质不同，方子就该不同；同样是痛经，人瘦、怕冷、手脚冰凉的，和形体壮实、口苦便秘的，走的完全是两条路。

让经方走出诊室：把“惠民”落到实处

“经方惠民，不能只把经方当成文献、古典保存起来。”杨杰说，“经方是老祖先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东西，关键要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。”

在铜山区中医院，这四个字被拆成了几件具体的事：让百姓了解经方，在门诊和临床中用好经方，总结案例与患者反馈，做好宣传推广和人才培养。

为了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看上中医，医院把名医堂的专家派到了乡镇。杨杰每周二上午都会出现在铜山区汉王镇中心卫生院的诊室里，在区里要提前预约的名医，如今走到了镇上百姓的家门口。

这“走出去”的脚步迈得更远。“国外很多人在研究经方，反而国内不少老百姓对它了解不够。”这让杨杰更坚定了一件事：经方惠民，首先要做好科普，让老百姓知道有这么一块内容，知道看病不只有一条路。

在门诊里，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“翻译”经方。讲温经汤，他会说这类似于给更年期的女性“补一补激素水平”，只不过是通过中药把身体环境调顺；讲桂枝汤，他会说这适合那些体质偏弱、容易出汗、一吹风就打喷嚏流鼻涕的人。“要把古人的语言和现代人的理解之间的桥搭起来，理解了，才能向大众推广。”杨杰说。

杨杰一直记着老师黄煌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医生是治病救人的，不是卖药的。”

人才培养是另一只手。作为医院的名中医，他在带教中反复强调的还是那两个字——守正。“经方的架构要在里面，这个底子打不牢，以后开多少年方子都是浮的。”

殊途同归：一切为了老百姓少花钱、治好病

在杨杰这里，中医和西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。

“中西医应该殊途同归，思路不同，最终结果一致。”他讲起一个例子：有个女生高考前高度紧张焦虑，手抖得连笔都拿不起来。按一般思路是心理疏导，但他当时给她做的是肠胃调理。从中医上讲得通，从现代医学的脑肠轴理论也能讲得通。“老祖宗几千年前已经把路方走通了。所谓不同说法，只是不同阶段、不同观察角度的区别，到最后一定会有贯通的地方。”

杨杰坦言，“经方惠民”对经济效益贡献有限，“但它对老百姓有好处。让老百姓少花钱、治好病，让常见病真正得到惠及，这是大问题、大文章。”

这或许是一位基层中医师最朴素的“仁心”：不追求方子开得多、开得贵，而是琢磨怎么用最少的药、最对的结构，把病人的痛苦解决掉。

在铜山区中医院，像杨杰这样的名中医还有一批，他们守着一间诊室，也守着一条从张仲景那里一路走来的路。

如今，铜山区中医院名医堂里名医坐诊带徒，专家团队下沉乡镇卫生院，互联网医院连通城乡千家万户……一条条通道，把优质中医资源送到百姓身边。而那些不到一百元的处方、几味药的纸袋，正是这条路上最不起眼、也最动人的注脚。

药不在多，对症则灵；方不在大，惠民则远。